

187  
1123

匈牙利民間故事詩

勇敢的約翰

裴多菲·山大作

孫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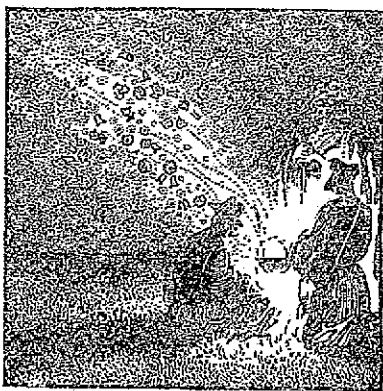
湖風書局印行

匈牙利 裴多菲·山大 作

# 勇 敢 的 約 翰

孫 用 譯

自 K. DE KALOCZAY 世界語 譯本



上 海 湖 風 書 局 校 印

1 9 3 1

卷 頭

作者肖像并自署一幅

A. JASCHIK 畫二種

孫用作斐多菲傳一篇

卷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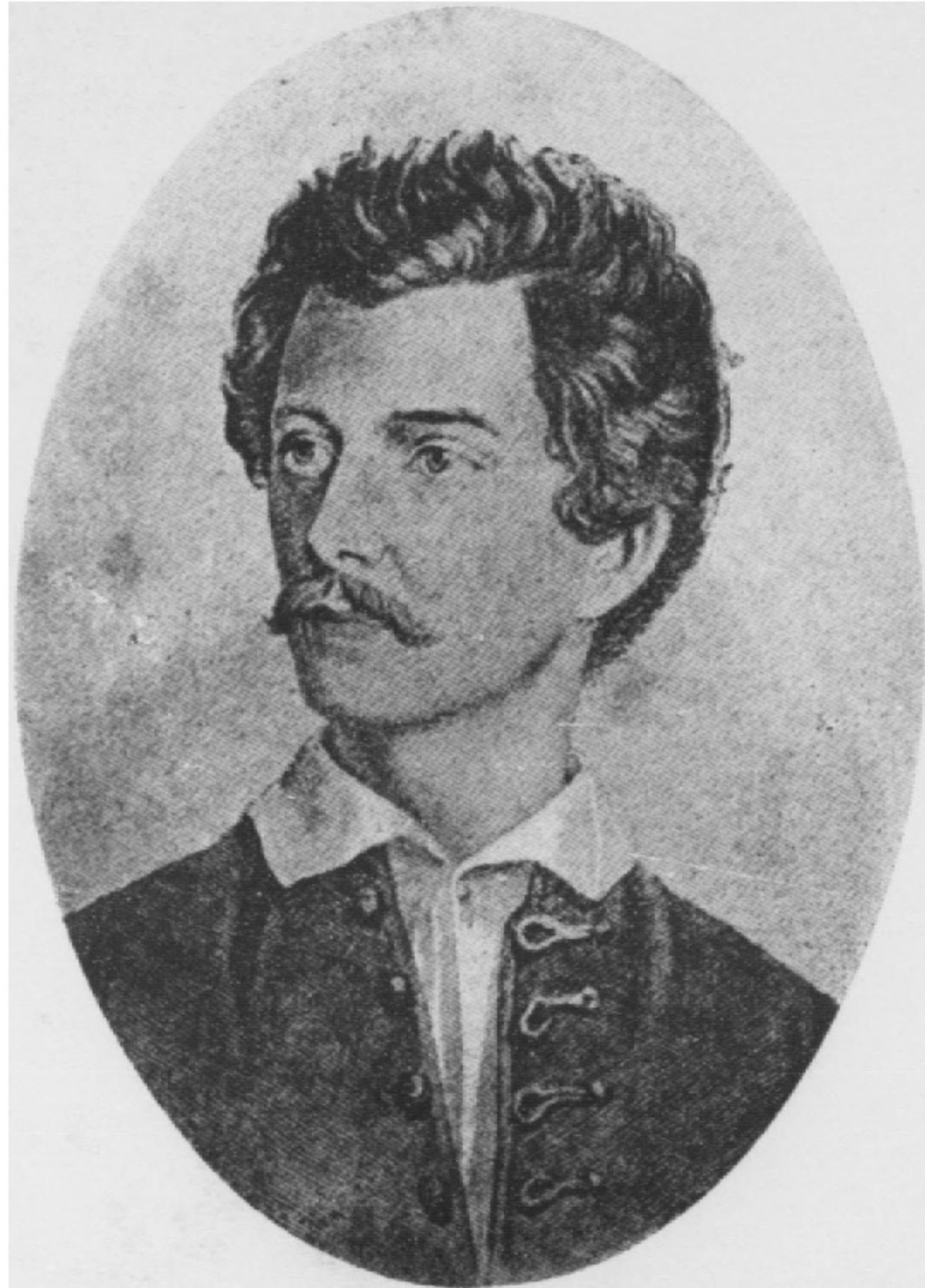
B. SANDOR 作壁畫十二幅

卷 末

原譯者後記一篇

譯者註釋并後記一篇

校者後記一篇



*Petőfi Sándor*

## 裴多菲·山大

裴多菲·山大 (Petőfi Sándor) 是匈牙利的抒情詩人，在一八二三年一月一日的第一點鐘，生于佩斯德 (Pesth) 的乞斯刻勒色村 (Kis-Kőrös)。他的一家在一六八八年從利阿坡爾特 (Leopold) 皇帝得到了貴族證。但是這很激烈的愛國者的山大，很早就改變他的從哥羅西亞 (Croatia 舊屬奧地利) 語源來的姓氏裴德羅維克 (Petrovics) 為純粹的馬特耶式 (Magyar, 居于匈牙利中部之正匈牙利人) 裴多菲。

在兒童時代，他住在非勒吉哈治 (Élegyháza) 和撒把特撒拉斯 (Szabadszállás)，是匈牙利國中的最匈牙利的地方，在那兒他受到他的早年教育，以及很好的拉丁文的基礎。隨後他在佩斯德學習德文，並以自力學習法文。在十二歲時，他就開始寫詩，當他在阿索特 (Aszód) 學校裏做學生的時候。他又有一種喜愛劇場的癖好，這正是為他的嚴厲的父親所厭惡的；他就在一

八三九年爲了一點小小的錯處，正式不承認他爲子，他的暴性愈變愈壞，因了當一八四〇年時繼續遇到許多不幸的緣故。其後三年間，麥多菲過着一種遊行伶人的可憐的生活，其間也因了要避免餓死，曾到一個步兵的聯隊裏去做一個普通的兵。

在一八四二年大半的時候，我們見到他又在帕坡（Pápa）的加爾文教會學校讀書了；他認識了在那兒的青年育珂（Jókai Mór, 1825-1904, 匈牙利小說家及戲劇家），寫了一篇詩“Borozó”，這一篇，那大批評家鮑佐（Bajza Józef, 1804-1858, 匈牙利詩人及批評家）立刻在有名的文學雜誌“Athenaeum”上登出（一八四二年五月廿二日）。同年十一月，那個不休息的詩人又離開了帕坡，去和另外的一組遊伶隊聯合了，有時扮演一個里亞王（Shakespeare: King Lear）劇本中的角色；流浪于全匈牙利，受着了不可信的苦難，最後他在佩斯德往下（一八四四年），靠着各種文學作品的苦工以度日。

然而就在他的最可憐的苦難的時間內，他仍舊讀得很多。而且在那時又深深地被當時佔優勢的羅曼主義所感動；從梯克（Tieck, Ludwig, 1773-1853, 德國小

說家及翻譯家)的譯本，他讀了而且重視莎士比亞的作品。

他的第一卷詩集，在一八四四年藉了詩人佛樓斯馬爾底(Vörösmarty Mikály, 1800-1855, 匈牙利詩人)之力，由國家叢書會(Nemzeti Kör)出版。那時各印刷家都拒絕他的稿本，這稿本的七十五法勞林(Flosin)的稿費的得失，變成了他的生或死的問題了。

以後他已成為佩斯德的各有名的文學雜誌的常川投稿者，也與他的父母和解了；他並且還用了文學上所得的金錢以養他們的餘年。現在他的地位，縱使不十分榮耀，也已經是很穩固了。

在國家叢書會出版了那一小本詩之後，隨着又出版了擬作“A Holység Kalapácsa”(1844)；羅曼的民間敘事詩“János Vitéz”(1844)，是在兩星期的時間內做成，牠的根源是匈牙利通行的民間故事；“Cipriuslombok Etelké Sirjáról”是一卷哀悼他的死去的戀人愛德爾該(Csapó Etelké)的情熱的諷詩(1845)；“Uti Jegyzetek”是一篇摹仿海涅的“Reisebilder”而作的作品(1845)；“Szereltem Gyöngyei”(1845)；“Felhők”(1846)；“Szereltem és Házassága”(1846)以及許多別的作品。



他的詩的全集的初版在一八四七年發行。裴多菲那時還不滿二十五歲；不管那些古典文學家對於他的怎樣冷酷的抗辯，匈牙利的名家：詩人如佛樓斯馬爾底，批評家如塞密爾（Szemere Paul, 匈牙利詩人及批評家），都早已尊之為馬特耶抒情詩人中之王子了！民衆也同意地對他熱望着；而且後來的人也位置他于不朽者之中。

裴多菲是一個簡樸的，純粹的描寫自然的詩人，正像威至威士（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英國詩人）和溫特（Christian Winther, 1796-1876, 丹麥抒情詩人）一樣；他的情歌，被一種高尚的理想主義所與感，完全有拜倫（G. G. Byron, 1788-1824, 英國詩人）的力和熱情；雖然裴多菲的戰歌或竟是最凱旋地能夠表現出他的熱烈的，卑視一切的天才。

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八日，他和森德萊（Szondrey Tuliska）結婚，生下了一個兒子。

當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革命戰爭起事的時候，他帶着熱情和鹵莽擁護最平民的，反對政府的主義；這使他離棄了許多的他的朋友。那時他又做成了一篇最有名的匈牙利國歌“Talpra, Magyar!”。他在那英雄的培謨將軍（Bem József, 1795-1850, 波蘭軍人）的德蘭斯

非尼亞 (Transylvánia, 舊為匈牙利之一部) 戰場上活動，因了他的一往直前的勇氣，升為陸軍少佐；後在瑟斯堡 (Ségesvár) 的一戰中被殺 (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也永不能尋到他的屍體，大約是在非黑勒吉哈治 (Fehéregyház) 的墳場中的公墓裏葬掉了。

裴多菲 的最早的全集，于一八七四年出版。最好的評注本是一八九四年的和羅士 (Haras) 的本子。還有許多不重要的德譯本。

在英國，因了鮑林斯 (Sir John Bowring) 的翻譯，裴多菲 是最熱識的匈牙利 詩人，而視為匈牙利 之彭斯 (Robert Burns, 1759-1796, 蘇格蘭 詩人) 的。他的詩，與國家的天才相和合，能說出他的民族的真實生活；尤其是在他的描寫鄉村生活的詩篇裏。

關於裴多菲，又說是生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據 The Century Dictionary)，大約在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死於瑟斯堡 的戰爭。他是匈牙利 最偉大的抒情詩人；也是匈牙利 革命行動中的一個主要的活動者，在戰爭期中，他的愛國歌使他成為國家的英雄。

他最後在瑟斯堡的戰場上失蹤，而且大抵都相信他度了許多年的西伯利亞俘虜的生活。

譯成世界語的裴多非的詩，除這一本“勇敢的約翰”（János Vitéz）外，還有一本 E. Fuchs 所譯的“裴多非詩選”，以及許多譯者所譯的一本“匈牙利詩集”第一冊。

---

本篇大體以英 R. N. Bain (1883-1909) 所作之“Alexander Petöfi”為藍本——轉譯者。

勇敢的約翰  
( JÁNOS VITÉZ )

凡文中注有阿拉伯数字  
的，可查卷末的注解。

太陽的光線熾烈地照耀着，  
從天上照向那個年青的牧羊人。  
就使沒有這樣過于熾烈的陽光，  
那牧羊人已在度着太熱的光陰。

他在那邊村莊的盡頭處牧羊，  
青春的胸中燃燒着愛情的火燄。  
他無事地躺着在大氈之上，  
那羊羣踴躍于青青的草間。

在他四周的花海吐出清香，  
花朵却不能牽引他的注意。  
他只驚奇地定睛注視着那邊：  
距離有一擲石之遙的銀色的河裏。



並不注視那道河的波浪的閃耀，  
却注視着在河中的一個金髮的姑娘——  
注視着那姑娘的窈窕的腰身，  
以及她的長的髮髻和圓的胸膛。

她只穿着一條齊膝的下袴，  
她正在那河中洗濯衣裳。  
她的美麗的腳膝白白地在水面。  
啊，正是我們的揚啓（1）的快樂的天堂！

在草地上的那個我們的牧羊人，  
就是揚啓·可可力加，並非別個。  
那一個在河裏洗衣裳的她，  
就是伊倫（1），他的心頭的寶庫。

“心頭的寶庫，伊倫，我的一切！”  
揚啓·可可力加情熱地開言：  
“請關心我，在這整個的世界上，  
只有你是我唯一的歡樂的源泉。



在草地上的那個我們的牧羊人，  
 就是揚啓•可可力加，並非別個。  
 那一個在河裏洗衣裳的她，  
 就是伊倫，他的心頭的寶庫。

“心頭的寶庫，伊倫，我的一切！”  
 揚啓•可可力加情熱地開言：  
 “請關心我，在這整個的世界上，  
 只有你是我唯一的歡樂的源泉。



“從水裏出來呀，來就我的擁抱，  
自你的杏眼，也投擲我以光輝，  
到岸上來呀，那就使我可以  
放我的靈魂在你的紅唇的吻內！”

“你知道，親愛的揚啓，我早快樂地來了，  
假如這一次的工作不是這樣匆遽！  
我很快地做，反而受不好的挑剔，  
因為我僅僅是一個我母親的繼女。”

金髮的伊倫一說了那些話，  
她又急急地重將衣裳洗滌。  
那時那牧羊人就起身走來，  
更近地，再對她引誘地說：

“來呀，哦，鴿子，我的小斑鳩！  
我已即刻預備了擁抱和接吻。  
你的壞母親此刻決不會來，  
不要使我因接吻的渴望而暈！”

他用了好話引誘她從河中走出，  
就用了兩臂將她溫柔地擁抱，  
吻她的嘴，不止兩次，不止一百次；  
多少次，那只有好的上帝知道。

## 二

時光是迅速地飛行，在那邊  
黃昏已經映紅了河中的波浪。  
那個可惡的母親在家中大怒地嚷着：  
“那姑娘是在那兒了，她在那兒延宕？”

那惡意的母親有了如下的思想，  
想後，她就來了如下的話說着：  
——（這是明瞭的，不很快樂的聲音）——  
“我要去看；唉，她怕是不做事地坐着！”

唉，正向你來了，伊倫，孤獨的小靈魂，  
看那個狂暴的女巫已經走近！  
她的那寬闊的肺，她的那大嘴……  
像從情夢裏推出似地將你喊醒：

“嘿，淫賤的女人，你，無恥的東西，  
你竟敢冒犯了全世界之所憤激！  
你在這岸上偷去了寶貴的時間，  
醜惡的愛情竟遠遠地帶走了你……”

“媽媽，此刻你已吵嚷得夠了！  
閉住你的嘴罷，否則我將牠膠起。  
假如你衝犯伊倫，就使敢輕輕一扯，  
我要從你的口中，敲下你脹着的牙齒！”

那個勇敢的牧羊人保護着他的  
戰慄的情人，抵擋住了無理的責罵。  
他的眼睛沉浸在忿怒之中，  
他又添說了許多威嚇的話：

“你不得再虐待這孤苦的姑娘，  
縱使你不願在你的屋子裏生火！  
她真疲倦了，費了這樣多的氣力，  
却除了硬麵包，就不能得到什麼。”

“你去罷，伊倫！你有你的舌頭，  
可以來告訴我，假如再對你欺凌。  
你也該注意你自己的行爲，惡媽媽！  
青年時，就使你也不會是道德的模型。”

揚啓，可可力加披起了裘衣，走了，  
他應得去招集他的一羣羊。  
啊！這正是怎樣重大的恐怖：  
只賸了不多幾隻，在鄰近的地方。



太陽已經向着地面下沉，  
那時揚啓只招集了半數的羊，  
還缺少着的又一半的羊羣，  
是誰給搶去了？是賊嗎？是狼？

不論牠在何處，牠總是遠遠地，  
是一樣地無價值：尋覓或憂愁。  
那怎麼辦呢？最後他決定了，  
領導了剩餘的羊羣向着家走。

“你將沒有，揚啓，你將沒有祝福！”  
在憂苦的躊躇中，他想着心事：  
“就沒有這樣的事，主人也易於動怒，  
唉！現在是……只能任憑上帝的意志。”

他想着道，不能再說一句話，  
他已走到了庭前，帶着一羣羊。  
門前立着他的易怒的主人，  
來計算羊的數目，像往常一樣。

“不必計算了罷，我的好主人！  
爲什麼不呢——已缺少了不止一半。”  
揚啓如此對他的主人說：  
“這怎樣補救呢？我憐惜地抱歉！”

他的主人喃喃地回答道，  
同時抓着他的鬚鬚，用力絞起：  
“孩子，不要默啦，我不能忍受玩笑！  
莫讓我發怒，假如和平你更歡喜。”

但是明白了：這件事並非玩笑，  
那主人幾乎因發怒而失了心神。  
他像瘋犬一樣地大聲喊着：  
“拿叉來，拿叉來刺穿他的身！”

“看這個賊，這個應得絞死的人！  
教烏鴉來啄去他的眼睛！  
難道這是我的教養所應得的報酬？  
嘿，決不能逃避過絞罪的繩！”

“離開我，無賴，快離開我的屋子！”  
那個狂怒的人噴出了如是的言語。  
他報仇似地搶住一根粗的秤桿，  
在揚啓之後，很快地追去。

揚啓·可可力加跑出了近地，  
却並非因為怕被捉住了的恐慌。  
他雖還未曾見過二十個冬天，  
却相信有抵抗二十個人的力量。

他跑了，他明白而正當地知道，  
此刻他的主人的大怒却是應當。  
若是遇到了爭鬥，他能打那人嗎？  
那人保護他，像看待兒子一樣？

他跑了，直到他的主人不能透氣，  
後來他走着，休息着，他再跑，  
向右或是向左。他要向那邊去？  
他不知道。頭在煩惱中發燒。

#### 四

當河中的波浪變成了明鏡，  
星星的眼睛在那兒驚奇地閃耀  
揚啓忽然來到了伊倫的花園，  
他為什麼來，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停着，拿起了他的可愛的軟笛，  
就將他的最淒切的歌調低吹。  
在樹林裏和草地上的露滴，  
怕就是可憐的星星的眼淚。



伊倫已睡了，她的在地上的寢處  
是在前廊，按照夏天的習慣。  
當她一聽到了那熟識的歌兒，  
是她的情人，她就起身跑出來看。

揚啓的會見並不能使她安慰。  
她就說着，受了更大的驚慌：  
“哦，愛人！你的臉爲何竟這樣蒼白，  
像秋天夜裏的不圓滿的月亮？”

“哦，寶貝！我能見到你的美麗的臉，  
這是末一次，以此我是蒼白而悲淒。”

“揚啓！一見你已經使我驚嚇，  
啊，莫說這樣的話罷，爲了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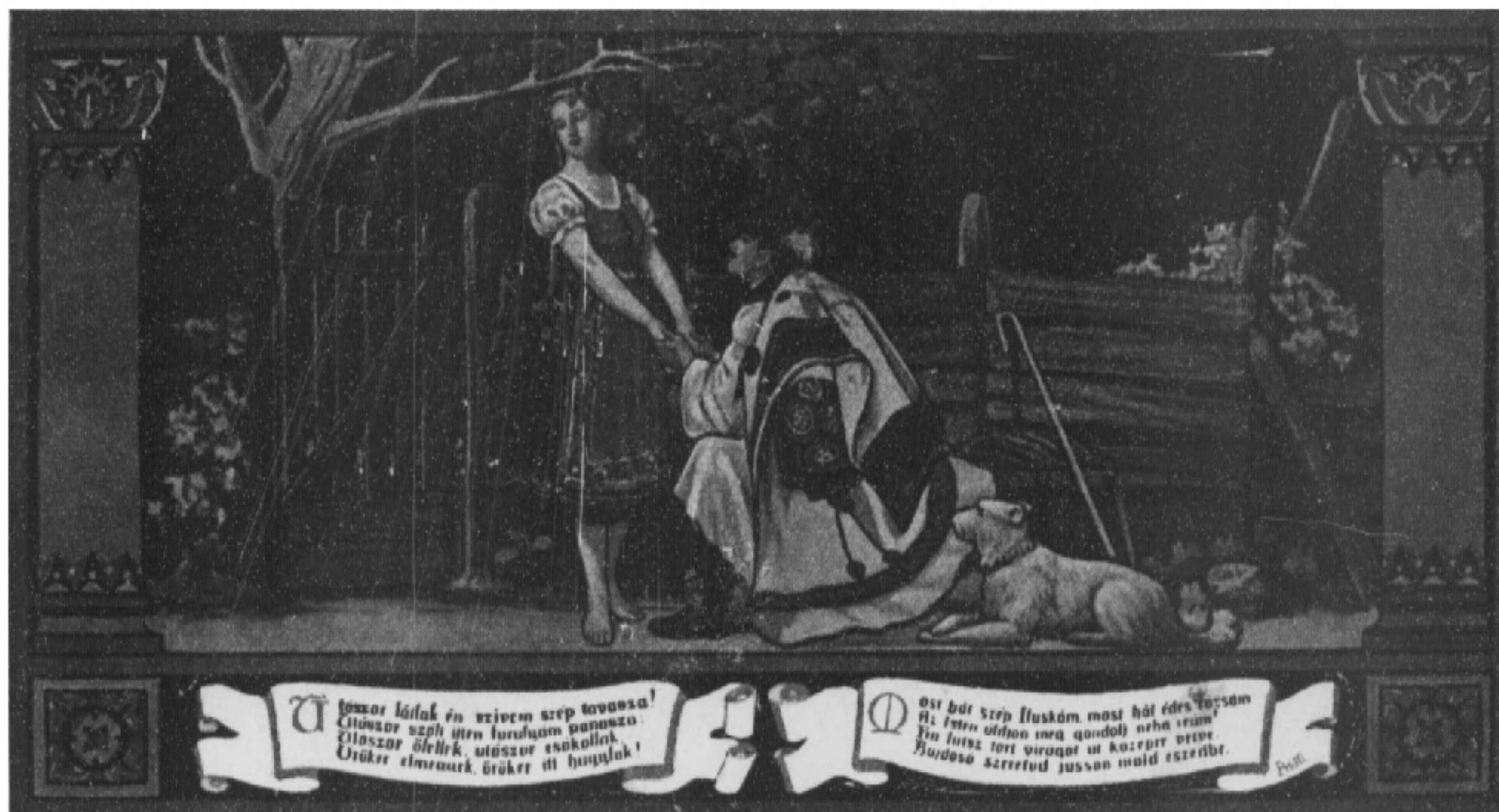
“這是最後了，我見到你，哦，心的春天！  
這是最後了，我唱給你牧笛的哀聲。  
這是最後了，我愛戀地吻你，擁抱你。  
唉！我將離開了你，永遠地前行。”

那個不幸的人說明了一切，  
就投在那哀哭着的姑娘的胸前，  
他擁抱着她，却旋轉了眼睛！  
不讓那姑娘見到他的淚下漣漣。

“現在，美麗的伊倫，靈魂的寶貝！  
你得常常記起我是遠在他鄉。  
假如大風吹掉了無葉的枝條，  
也要回憶你的情人是在流浪。”

“現在，親愛的揚啓！去罷，如必須去，  
願好的上帝一路不停地保佑你！  
假如在路上見到了凋謝的花兒，  
讓衰萎的愛人也來到你的記憶。”

他們別了：像樹枝和樹葉，  
兩顆心遇着了冰凍的冬天。  
在她貞潔的臉上滴着眼淚，  
揚啓用了大的衣袖將他揩乾。



Ő  
 Utolsó látok én szívem szép tavasza!  
 Utolsó szél után lúdasom panasza.  
 Utolsó álmok, utolsó esakollak.  
 Utóké elméme, örökét át hagyjak!

❶  
 Ost bűt szép (luskám, most hát édes, társam  
 Aki fűtől utolsó imá gondok) neha rem  
 Yin fűtől től viroqat ut közpör orzo  
 Hurdoso szeretted jussan majd eszeib.

“這是最後了，我見到你，哦，心的春天！  
 這是最後了，我唱給你牧笛的哀聲。  
 這是最後了，我愛戀地吻你，擁抱你。  
 唉！我將離開了你，永遠地前行。”

“現在，美麗的伊倫，靈魂的寶貝！  
 你得常常記起我是遠在他鄉。  
 假如大風吹掉了無葉的枝條，  
 也要回憶你的情人是在流淚。”

他去了，並無一定的路而去了；  
在他完全是一樣，不拘向那兒走……  
他只是去了，甚至也不注視那些  
吹號的牧人和玲瓏響着的一羣牛。

那村莊已遠遠地在他的背後；  
他竟已不能望見游牧的燈火；  
當他最後一次旋轉他的眼睛；  
他——黑的幽靈——只見到了寶塔一座。

假如路上有一個人在他的身邊；  
你會聽到他的重大的呻吟的憂傷；  
許多白鶴高高地竄上了天空；  
牠們却不聽到，只不息地飛翔。

他去了，前去了，在寂靜的中夜；  
嘈雜着的只有他的肩上的皮裘；  
他知道在他的頸上的皮裘的洗重；  
雖然最洗重的苦痛是在他的心頭。

## 五

太陽已升起了，牠送走了明月，  
他的周圍是一片像大海樣的荒原。  
從太陽高升直到太陽沒落，  
這平原的大地無邊地伸展。

他不見樹木，叢林，和花朵，  
只有閃耀的露珠微笑在小草之中。  
晝的光明的第一道光線照着，  
旁邊的圍着燈心草的湖水映得微紅。

長頸頭的鸞鷲正尋覓着蚊蠅，  
在湖岸上，在燈心草地的中央。  
捕魚的鳥羣在湖中巡狩地，  
不停地獵着，伸開了長的翅膀。

揚啓去了，同着自己的影子去了，  
又帶着無量數的黑暗的憂愁。  
整個荒原已披着了燦亮的光明，  
夜半之夜却仍在他心裏停留。

當太陽升到了最高的天頂，  
揚啓就想着要喫些東西了。  
他只在昨天的中午喫了一餐，  
此刻他疲憊的腳已幾乎不能拖曳了。

他坐下，在他的背囊裏搜尋，  
尋到了豬油和麵包，他一切都喫盡。  
望着他的有青天和熾烈的太陽，  
和法塔摩格那(2)：明眼的仙人。

每天少許食物，於他已是美味，  
覺着渴了，他就走到那湖邊，  
將帽的邊緣浸着，就儘能喝了，  
他這樣地熄滅了渴火的燒煎。

他就不再從那岸邊走遠，  
睡眠已經拉下了他的眼臉。  
他靠住了驢鼻所掘出的泥丘，  
使那費力而暈去的氣力復原。

夢即刻帶他到了來的那地方，  
他擁抱了伊倫在他的懷中。  
他低低地向她，一意地接着吻，  
驟然，威力的雷聲驅散了情夢。

他看一看這鄉村的周遭……  
已是預備着大雷電的時候。  
暴怒的狂風向着他撲來，  
正似那致命的苦痛一樣地急驟。

整個的世界已經穿着了黑暗，  
天空中雷聲殷殷，電光閃爍。  
最後，開放了雲層裏的水管，  
混濁的湖水全跳擲着密密的泡沫。

揚啓緊靠着一根粗大的柱子，  
他摺轉了帽的邊緣，當作屏蔽。  
也將他的那件皮大氅翻轉，  
對着那瘋狂的暴風定睛細看。

那狂風驟然地來了，發着怒，  
又驟然地去了，休息了，一樣快。  
雲也跟隨了輕浮的風飛行，  
橫在東方，閃現着一條虹彩。

揚啓抖去了皮大氅上的雨水，  
抖丟了水之後，他又向前走。  
太陽已經爬進牀裏休息，  
他的脚却仍然拖曳着，在那時候。

他的脚拖曳着他走進了林中，  
走進了稠密的森林的黑暗的中間。  
那兒有烏鴉的啞啞歡迎這流浪人：  
牠正在啄食着獸屍的眼。



森林和烏鴉都不能使他停滯，  
揚啓·可可力加只向着前行。  
在森林中，向着黑暗去的路上，  
月兒的黃的光線送來了光明。

## 六

大約已到了夜半的時候，  
一點的光明閃耀在揚啓之前。  
他走近了，看那一道微茫的光線  
是來自那森林盡頭處的窟間。

看見了這之後，揚啓就這樣想：  
“這一點燈火想必在恰爾陀(3)裏，  
一定是如此罷。哦，我謝謝上帝！  
我得進去，在夜間我需要休息。”

但揚啓錯了，牠並非恰爾陀，  
那屋子裏棲息着強盜十二個。  
那屋子已經全然不覺冷落：  
十二個強盜在裏面做成一夥。

黑夜，盜黨，手鎗，斬和刺的鐵器，  
——我們想——的確不是玩笑的事情！  
揚啓的胸中却藏着堅定的心。  
看哪！他大膽地向着他們前行。

他對着他們致敬禮地說：  
“晚安，願上帝賜給完滿的幸福！”  
那些強盜都立刻拿起武器，  
他們攻擊着……那首領又大呼：

“你是誰呀？嘿，你這不幸的人！  
你竟敢走進這屋子的門限。  
你有母親和妻子嗎？你要知道，  
她們已永不能再和你相見！”

揚啓的心却並不跳動得更快，  
他的臉色也並不變得更蒼白。  
對於那個首領的威脅的話，  
呀，他回答着，並沒有一點驚嚇：

“在無聊的生命中覺得滿意的人，  
他們其實是聰明的，避開了你們。  
我的生命却只能使我苦惱，  
不論你們是誰，我仍敢前臨。

“因此，假使你願意，讓我休息罷，  
在這一夜裏，讓我享受和平，  
假使不，定要殺我，我也等待着，  
我真不願防衛我的可厭的生命。”

揚啓靜靜地等待他們的回答，  
那一羣強盜都大大地驚異。  
那首領就走到揚啓的身前：  
“兄弟！我告訴你心頭的祕密。



黑夜，盜黨，手鎗，斬和刺的鐵器，  
——我們想——的確不是玩笑的事情！  
揚啓的胸中却藏着堅定的心。  
看哪！他大膽地向着他們前行。

他對着他們致敬禮地說：  
“晚安，願上帝賜給完滿的幸福！”  
那些強盜都立刻拿起武器，  
他們攻擊着……那首領又大呼。

“喂，魔鬼似的勇士，值價的同伴，  
上帝創造了你，是爲了我們！  
你不滿意你的生命，你不怕死。  
讓我們握手，我們需要你這樣的人！”

“偷竊，搶劫，暗殺：是我們平常的玩笑。  
勇敢的玩笑也有豐富的報酬。  
看，一桶桶的黃金！看，一塊塊的白銀！  
好，你願意嗎，來做我們的同儕？”

奇怪的思想經過了他的心境，  
揚啓似乎是很愉快地開言：  
“我是你們的了，這是我忠誠的手！  
啊，我的醜的一生中的最美的時間！”

那首領就說：“真是更美了，  
兄弟們，來祝賀這籍義的歡宴！  
滿滿的是牧師的葡萄酒窖，  
我們得將深深的酒杯喝乾。”

在酒杯中的深深的底裏，  
他們的思想已在那兒埋葬。  
僅有我們揚啓仍保持了中庸，  
不願勸誘，只飲了點滴的小量。

酒送了夢到那些強盜的眼臉上。  
揚啓的時候到了！他早等待那時候！  
那一羣已完全因醉而睡去，  
他就那樣地說着，正在那時候：

“晚安！沒有別的再來叫醒你們，  
只有那凱旋聲，上帝的最後的裁判。  
你們許多生命的燭火已經熄滅，  
我將送給你們以永久的夜的黑暗。

“我將走向寶庫去！裝滿了背囊，  
帶回家去，親愛的伊倫，帶給你！  
你的繼母不會再待你如奴婢。  
我將娶你，就上帝自己也願意。

“在村中，我們將有我們的屋子，  
我將帶你，優雅的妻，到了那地方！  
那兒，我們在幸福的愛中生活，  
像在伊甸園裏的夏娃同着亞當。

“我的上帝，創造者！我說了什麼！  
我會情願拿這種被咒詛的金錢！？  
我會要那樣的寶庫中的財富！？  
一切的錢財怕都已爲血所污染。

“我不得去撒撒，去罷，惡念去罷！  
決不可污穢了我的心地！  
親愛的伊倫！再在孤寂中擔負些時光，  
信任那生活，依了上帝的旨意！”

在揚啓說了這些話之後，  
帶了燃着的燭火，他走出房間。  
他點着了那屋頂的四面，  
一會兒之後，咬齧着發怒的火餓。

立刻那茅屋的處處都在燃燒，  
向着天空，飄盪着火燄的紅舌。  
青青的天因了煙雲而變黑，  
圓滿的明月也蒼白了臉頰。

因了不常見到的亮光的照耀，  
蝙蝠和貓頭鷹都驚恐地飛行。  
牠們迅速地、沙沙地飛着，  
衝破了樹葉的帳幕裏的淒清。

明亮的太陽投擲第一道陽光  
到廢墟上，到那煙着的房屋。  
當牠爬進了窗隙，牠驚奇着  
那些強盜的冒着油煙的骸骨。



## 七

揚啓流浪在遙遠的他鄉，  
他已全沒有關於家的憶念。  
在他的前面，看，微微地閃耀着：  
投擲在武器上的太陽的光線。

看，輕騎兵來了，美麗的騎兵隊，  
輝煌的太陽在他們的軍器上閃耀！  
馬兒打着嚏，蹄聲嘈雜地響，  
驕傲地聳着頭邊美麗的鬃毛。

揚啓向他們走得更近的時候，  
他幾乎已不能把持住他的心，  
想着：啊，假如他們肯收錄我！  
兵士的生活于我是何等的歡欣！

當輕騎兵經過揚啓的身邊，  
那一個中隊長對他頑皮地說着：  
“嘿，留意些！你將踏着你的頭了！  
爲什麼你有這樣的絕望在後面拖着？”

帶着愁歎，來了揚啓的回答：  
“我是一個流浪人，在這天的世界上。  
但是，我倘若能像你們一樣，  
我也就能凝視這光明的太陽！”

那隊長說：“想想罷，兄弟！我們去，  
不是爲了娛樂，是去沐浴于血水。  
土耳其軍隊在攻擊法蘭西民族，  
去救護牠，我才引導了這一支隊。”

“我不知道還有更值價的目的，  
能夠比到騎馬，在我跨上了馬鞍。  
假如我不去殺，悲哀要殺我了，  
啊！我整個的心兒慫恿我去征戰。”



看，輕騎兵來了，美麗的騎兵隊，  
輝煌的太陽在他們的軍器上閃耀！  
馬兒打着噓，蹄聲嘈雜地響，  
驕傲地聳着頭邊美麗的鬃毛。

那個青年已用舌頭說了許多，  
說得更多的是他的眼裏的光明。  
這樣的行為立刻使那隊長滿意，  
他就收錄揚啓當一個新兵。

“真的，直到現在我只知道驢子，  
也只需要如此，牧羊人的技能。  
但上帝爲匈牙利人才創造了馬，  
我是匈牙利人，我有騎馬的熱情！”

那個青年已用吞頭說了許多，  
說得更多的是他的眼裏的光明。  
這樣的行爲立刻使那隊長滿意，  
他就收錄揚啓當一個新兵。

啊，怎樣的歌聲才能夠描摹  
揚啓穿着了紅色的軍袴時的情感，  
以及他穿着了金邊的號衣，  
當他對了太陽伸着光明的寶劍！

烈火似的馬就向天空跳起，  
正當揚啓跨上了他的鞍上。  
他坐在上面像石塊一樣地堅定，  
就是地震也難以移動他的地方。

他的同伴永遠對他稱贊，  
全心地驚異他的氣力，他的美麗。  
他們所到的各處，在兵站裏休息，  
常使在那兒的姑娘們因離別而悲啼。

關於她們，對於他且說什麼……？  
她們之中無論誰都不使揚容歡欣。  
真的，他已經走過了許多地方，  
但永遠尋不到像伊倫一樣的人。

## 八

走去，我們的輕騎隊更向前去，  
走到了韃靼國的國境之內。  
這兒遇到了威嚇他們的危險：  
來了一枝狗頭韃靼的軍隊。

那個韃靼人的狗頭王，  
對着匈牙利的一隊打着招呼：  
“你們怎麼敢走進我們的地方，  
你們難道不知道：我們要喫人肉！”

那韃靼人是千倍的多，  
這高貴的一隊受着重大的驚慌；  
幸而，適巧正旅行到此地，  
那一個好心的，溫和的薩拉森（4）王。

他立即願意幫助那輕騎隊，  
他曾有一次在匈牙利旅行。  
那時那虔敬的匈牙利人  
都對他誠心地，懇懇地歡迎。

那國王在記憶中還留存着好意，  
他就熱心地來保護他們。  
他說着如下的和解的話，  
對那個韃靼王，他的好友人：

“哦，朋友！饒恕匈牙利的一隊罷，  
真的，你在經驗上並沒有壞的行爲。  
我也很熟識他們勇敢的民族，  
爲了我，讓他通過罷，這一支隊。”

那韃靼國王就轉爲溫和，說：  
“爲了你，我允許這，親愛的同伴！”  
他自己還寫了一張拯救的護照，  
我們勇敢的一隊就不再遇到衝犯。

實在，那些輕騎兵已不再受麻煩，  
他們只快樂地向着邊境前行。  
不足爲奇，在這貧瘠的國土，  
除了無花果和熊肉，就沒有什麼產生。

## 九

多山谷的韃靼國，已穿過了雲層，  
注視在這些輕騎兵的後面。  
他們已進行到了意大利國，  
在迷迭香林中的濃蔭之間。

這隊在這兒一無可記的事，  
惟不得不和嚴冷相鬥爭。  
在意大利有永遠的冬天，  
只能在冰雪之間經行。

匈牙利人的天然偉大的力，  
却勝過了可怕的驚的嚴霜。  
可是嚴霜終太使他們煩惱，  
後來，他們又騎着在馬的背上。



## 十

他們這樣走到了波蘭的邊境；  
穿過了波蘭國，就向着印度。  
法蘭西國正與印度毗連；  
但那條路却是不值需要的路。

印度中部只是許多小小的山；  
而那些小山却時時在生長；  
當我們來到兩國的交界；  
那些高山已似將摩觸天堂。

當然，這一隊已在滴着汗；  
他們就卸下了號衣和頸巾。  
爲甚不！「憑上帝！」他們看見太陽  
在頭上照耀；只有一哩路遠近。

在那兒他們所能得到的食物，  
只有濃厚得可以咬嚼的空氣。  
我們的一隊也有奇怪的飲料！  
渴了，就絞出水來，從雲裏。

最後那騎行的一隊來到了天頂，  
只能在夜間進行，因了熾熱。  
進行也漸漸遲緩，因怕要滾下：  
顛顛的星兒常常使馬絆跌。

他們流浪在稠密的星羣之間，  
揚啓的頭中忽有如是的思想：  
“當星兒墜下了一——人們如此說——  
死就奪去牠的生命離開了地上。”

“得謝謝你的幸運，惡的媽媽！  
我此刻不知道：那一顆星是你！  
假如我能立即將你的星擲下，  
你就不會再虐待我的心上的安琪。”

以後他們走到了傾斜的山面，  
一羣的高山已漸漸地低了。  
當他們前行到法蘭西時，  
可怕的熱度也已漸漸地息了。

## 十 一

法蘭西國是值得驚奇的地方，  
正是天上的樂園，真的迦南(5)。  
可供土耳其人的齒牙的飽噬，  
他們來了，抱着擄掠的心願。

當這些匈牙利人到了那處，  
土耳其的一隊已經在四面搶擄，  
他們喝乾了一切的酒窖，  
搶去了教堂裏的黃金和珍珠。

各處的城市爆發着嚇人的火燄，  
反抗的人們都死於武器之中，  
那隊凶人還搶去了國王的獨女，  
那國王自己——也被趕出了王宮。

我們的一隊尋到了法蘭西王，  
他煩惱地流浪於自己的國內，  
這一隊看見了他竟已這樣，  
一切人的眼中都有同情的眼淚。

那個無國的國王吐着如下的聲音：  
“不是嗎，怎樣悲慘的情境！ 哦，朋友！  
以前大力阿斯（6）也不能和我比富，  
現在我只能同最大的貧苦相鬥。”

那誠實的輕騎隊長安慰他說：  
“國王陛下！ 望你拋開了煩惱。  
我們將使那些如此卑鄙地  
觸犯你的惡人們悲哭地舞蹈。”

“在這夜裏，我們得休息一會，  
費力的長征已經使我們疲倦。  
到明天的太陽走上了天空，  
爲了你，我們去把失去的王國奪轉。”

“但是我的女兒，可憐的女兒，  
是在那兒了，我能去將她重尋！  
那個土耳其首領已搶去了她。  
讓她的手給與那救出她的人。”

真是匈牙利一隊的重大的興奮！  
一切勇敢的心都伸出希望。  
個個人的腦裏已有了決斷：  
或者我得救她，或者我就死亡。

在孤獨中的揚啓·可可力加  
對於那國王的話，他幾乎不問不聞。  
別的思想在他的頭裏經過：  
他只回憶他的美麗的伊倫。

## 十二

太陽像平常一樣地在早晨升起，  
但並不每天經驗那樣的景象，  
他所聽見的，他所看見的那樣，  
那時，他恰坐在大地的邊境上。

鳴着了軍號的警告的呼聲，  
一切的人都跳起，準備作戰，  
好好地磨快了他們的刀，劍，  
用活潑的手裝好了馬鞍。

那國王也強項地不顧一切，  
要和這隊一同騎去打仗。  
那個聰明的匈牙利經驗隊長  
如下地勸導那年老的國王：

“尊嚴的國王！請遠離這場戰爭。  
去打仗是太弱了，你的手臂。  
時光雖仍使你保存了勇敢，  
惜乎已一起同時光去了，你的氣力。

“憑了上帝！你可以相信這事，  
在晚來的時候，我們答應，  
我們已定將土耳其人趕走，  
你也就能夠再坐上了王庭。”

這匈牙利隊就即騎上了馬，  
急急地去追尋那班烏合的強盜。  
並不多遠，就追到了他們，  
派了使者，對他們將戰事宣告。

使者回來了，軍號吹着，  
開火了，帶着可怕的咆哮。  
喉嚨的呼喊，刀劍的撞擊，  
是匈牙利人戰爭時的信號。

他們銳利地刺踢着馬的兩邊，  
雷一樣的蹄聲響着在地下。  
地的中心或也恐怖地在打擊，  
因了滿是危險的，嚇人的嘈雜？

那個凶暴的七條馬尾的帕夏（7），  
他的肚子有五隻手桶樣大。  
他的鼻子因多量的酒而發紫，  
你會想像牠是一條成熟的胡瓜。

那烏合的土耳其兵的大腹首領  
此刻已將戰爭的秩序排好。  
當我們的一隊整齊地跳出，  
土耳其隊真像石頭樣地跌了。

戰爭並非僅僅的玩笑，  
這次的結果是：可怕的混亂。  
綠的田野變成了紅色的海，  
真的是！土耳其人流着血的汗。



呼，狂熱的日子！千數刺擊的刃聲！  
土耳其人的屍體已堆積成山。  
那帕夏還活着，他的腹膨脹了，  
他瞄準着我們的揚啓，用了刀砍。

揚啓並不將這事當做玩笑，  
他立刻向他攻擊，聽着一聲喊：  
“兄弟！我爲了一個人已尋你得太多，  
我一定能夠使你成爲兩段！”

他這樣地說了，也就這樣地做，  
將那土耳其的帕夏劈做了兩半。  
他先生就如此驟然地死去，  
跌下於那匹流着汗的馬的兩邊。

那些膽怯的土耳其人看見了這事，  
他們背轉身逃了，好，逃命地跑！  
他們跑了，怕就到現在還跑着，  
假如這些輕騎兵不將他們追到。

追到了他們，就用劍屠殺，  
像罌粟花樣，落下土耳其人的頭。  
僅有一人馳着了殘喘的馬；  
揚登自己就騎着在那人之後。

那個騎馬的就是帕夏的兒子，  
在他的膝上似乎有白光閃爍，  
這白光正是法蘭西的公主，  
她的靈魂暈絕了，已經失了知覺。

揚登騎了好久，追到了他；  
舞着劍，嚷着：“停住，見鬼的東西！  
否則我立刻就撕下你頭上的門，  
惡的靈魂將由那兒走到地獄裏。”

那帕夏的兒子真永不會停止，  
他下面的馬却在地上跌倒，  
跌下了，牠吐着牠的最後的一息，  
那帕夏的兒子呻吟地求告：

“哦，饒恕我罷，勇敢的貴人！  
你的心請感觸着我生命的青春！  
看，我是青年，生命的快樂在喚我，  
拿去我的一切，只教再讓我生存！”

“一切都帶去罷，膽小的奴隸！  
我的劍不值得殺你這樣的人。  
要自己回去，告訴你的祖國——  
牠的奸惡的暴兵已受到怎樣的命運。”

他跳下了馬，走近那姑娘，  
忘我地驚奇着她的明澈的眼睛，  
那是那姑娘閉了的，在暈絕之後。  
從她的唇裏又發出溫柔的語聲：

“啊，救我的人！不必問什麼名字，  
我只要說：我的極深的感激。  
我願依了你的定命做去，  
我將是你的妻子，假如你願意。”



他跳下了馬，走近那姑娘，  
忘我地驚奇着她的明澈的眼睛，  
那是那姑娘閉了的，在暈絕之後。  
從她的唇裏又發出溫柔的語聲：

“啊，救我的人！不必問什麼名字，  
我只要說：我的極深的感激。  
我願依了你的定命做去，  
我將是你的妻子，假如你願意。”

揚琴的血脈已停止流動，  
重大的交戰煩躁在他的心裏，  
他却靜住了他心頭的爭鬥，  
他又浮上了伊榆的回憶。

他溫和地對那優雅的玉女說：  
“且到你父親那兒去，我的愛人，  
在那兒我們可細細談論這事……”  
他就同了那姑娘溜蹄地前奔。

### 十三

那個國王的女兒和那個武士，  
在日落的時候，來到了戰場，  
太陽已在燃燒着最後的光線，  
牠紅紅地望着可悲哭的田莊。

在那兒是什麼？血所玷污的死，  
高飛的烏鴉飛向着死人堆。  
其中牠真太不能發見快樂，  
不久就沉下於青青的海水。

那田莊旁有一個大的圓池，  
牠的金髮似的水永遠地澄澈。  
這時池水已變成了紅色：  
那些輕騎兵在這兒洗下了血。

那些輕騎兵都洗沐好了的時候，  
他們陪伴了那國王走向王庭。  
國王的儀仗就在鄰近的地方，  
向那邊去，他們的脚步前行。

他們正在快樂地凱旋，  
看哪！揚啓也從那路上前來。  
國王的女兒在他的身旁，  
正像雲邊一道光明的虹彩。

那個年老的國王一瞥見她。  
他戰顫地歡樂，跑到她的胸前。  
熱烈的吻熾熱在他禿的頂上；  
在長長的吻後，那國王又復開言：

“我的快樂的表冊此刻已經填滿！  
來人呀！快去召那個廚司！  
命他預備一切都很好的晚餐，  
對英雄們，這排場當有價值！”

“國王陛下！不必再去叫廚司了！”  
在國王的身旁有如此的聲響：  
“我已預備了一切，匆促地辦好，  
在隔壁的房間裏，已經擺上。”

廚司的話真有極美麗的聲響，  
正如那些好騎兵的耳朵所聽見。  
他們也不等待許多的邀請，  
就活潑地列席于擺滿的桌面。

像他們殺盡了土耳其的一隊，  
也一樣狠狠地喫盡了餅和肉，  
並不爲奇；飢餓早捉住了勇士們，  
當他們從事于土耳其的大殺戮。

酒壺移動着，去了又來了。  
那時那國王就又說着話：  
“現在請聽我，哦，勇敢的貴人們！  
我的話的確是重大地重大！”

一切都因注意的心情而靜下，  
爲要把捉住那國王的話的意義。  
他喝完酒，咳嗽着，立了一會兒，  
之後，他用這些話衝破了靜謐：

“最緊要的是：你的名字是什麼，  
哦，救我女兒的人，高貴的勇士？”  
“揚啓·可可力加：是我的名字，  
雖是鄉人的，却並不給一點羞恥。”



揚啓。可可力加如是地回答。

那國王再對他說，顯着尊嚴：

“現在，我再給你別一個教名：

你的名字這該是勇敢的約翰。

“勇敢的約翰！”因了你的幫助，

我親愛的獨女才得自由，

同她一起坐在王位的椅上，

做她的好丈夫，將她佔有。

“在王位上，我已經坐夠了。

在牠上面老，在牠上面頭髮轉成灰。

君主的煩勞已太使我疲倦，

帶着輕易的心情，我要禪位。

“我放我的王冠在你的額上。

我不再需要這燦爛的冠冕，

只須在宮中給我一間小屋，

在那兒我就可以度我的餘年。

這些是那國王所說的話，  
那些輕騎兵聽了，大為驚奇。  
勇敢的約翰却用了謙卑的言辭，  
回答他的這光朋的提議：

“謝謝你，陛下，謝謝你的美意，  
這真是我所不願享受的好心。  
但我却不能不再告訴你，  
我實在不能接受你的施恩。”

“我的故事未免太覺拖累  
假如我為那拒絕的原因說明。  
我怕這題目只能惹你煩厭，  
怕煩厭正也是我的性情。”

“我們願意聽哩，請罷，孩子！  
你的怕惹厭真沒有什麼意思。  
那國王對約翰這樣地慫恿，  
約翰就立起，講述他的故事：

## 十四

“我怎樣起頭呢？還是——接着次序——  
什麼是我姓可可力加（8）的原因？  
他們尋見我在玉蜀黍田裏，  
因此這樣的姓就加上了我的身。

那個農夫的好心的妻子，  
當她在那玉蜀黍田裏栽種。  
——如她有許多次談起這事——  
她看到我穿著了小衣在田溝之中。

她覺得我可憐——我呱呱地叫着——  
她舉起我，抱在她的胸懷，  
在回家的路上，她就決意：  
我要養育他，簡直我沒有小孩。

可是她有一個暴怒的丈夫，  
我的出現並不使他歡喜。  
咳！當他在屋裏看見了我，  
就不息地繼續咒詛着上帝。

她用了這樣的話勸慰他說：  
“我的爸爸！ 你不必這樣發怒。  
假如我沒有天良地讓他毀滅，  
我又怎樣能希望上帝的幫助？”

他不會在我們家裏不做事：  
你有着田地和牛，羊成羣，  
到這無父母的生物長大了，  
你無須再僱用牧羊的人。”

先有些為難，最後他也允許，  
但永不看顧我，用一點好心。  
假如所有的事不按規則做去，  
我的背上就滿是青色的傷痕。

我這樣地在拷打和工作之間長成，  
我的心頭極少有快樂的時光。  
我青年時的整個的快樂是：  
村中的一個美麗的金髮姑娘。

她的親愛的母親已很早死去，  
她的父親又娶了第二個妻子。  
他不久也隨了定命遠遠去了，  
她只能由她的後母當值。

唯一的快樂是這個姑娘，  
唯一的玫瑰在我的荆棘的路上。  
我這樣地沉溺于愛情和贊美之中！  
“村中的一對孤兒”，人們稱呼我倆。

啊！我看見她，在小孩的时光，  
像對於乳餅一樣地不會改變，  
是怎樣的愉快！ 遇到了佳節，  
我同她遊戲在小孩們之間。

鬍鬚已在嘴唇上萌芽，  
刺刺地刺着，也癢癢地在腋下。  
啊！假如我吻着她，假如她擁抱了我，  
就使世界傾倒了，我也不驚詫。

她的惡母親將她狠狠地虐待，  
她的罪惡，上帝決不能饒恕。  
誰知道她會用怎樣的陰謀！  
假使我不用威嚇的話將她喝住。

我的生活也變成了狗的生活，  
在深的地底我們安放了那婦人，  
她尋見我，她當心養育我，  
真比我的生身的母親還更當心。

我的心是粗野的，我一生中，  
很少有淚滴在我的頰上。  
但是走上了我的養母的墳山，  
我的眼淚不停地流下，像雨一樣。

伊倫，那個優雅的金髮姑娘，  
也真心地在她的墳邊哀哭。  
那個向天上飛去的良善的靈魂  
曾對於可憐的我們可能地幫助。

她常常說：“且等待着，親愛的！  
我使你們配合的時候或將來了。  
你們是怎樣的一對！鄉人們將驚奇！  
且再等待一會兒，孩子，只要等待了！”

我們受着虐待等待着將來的時候，  
上帝見證！她必定會使牠成功，  
她永遠實踐她所說的話，  
但是，唉，她已睡眠于死的睡眠中！

在那時候，在她死去之後，  
一切希望的泡影都已破壞。  
然而，不顧那殘忍的絕望，  
無論如何，我們忠誠的愛情存在。

上帝對我們却又有別的意旨，  
甚至也奪去了這樣苦痛的慰安。  
看！我的主人厭惡地趕出我，  
因我失去了所救的羊羣的一半。

因此我和親愛的伊倫道別，  
帶着了苦痛的靈魂在世間流浪。  
我流浪着，遊遍了一半世界，  
最後，我又將紅色的軍褲穿上。

我實未曾對我的伊倫說過  
不要將她的心再給與旁人，  
她也不會要求我對她忠實，  
但我倆知道：永不變我們的真心。

不必再對我要求，美麗的公主！  
倘若定命奪去了伊倫，與我分離，  
我也不再需要別的姑娘的愛情，  
縱使死亡會將我完全忘記。



## 十五

約翰這樣的話，看！已說完了。  
個個聽者的心無不受着感動，  
公主的臉已洗沐着悲哭的淚，  
眼淚的泉源：是同情和苦痛。

那國王又轉身向他說：

「孩子！關於婚事，我不強逼。  
但是我感激地送給你這些，  
你不得拒絕收受，爲了記憶。」

那國王就開了自己的寶庫，  
之後，他召來了那個僕人之長，  
他裝了一個極大的黃金包裹，  
約翰竟未見過如許的寶藏。

那國王又說：“哦，英雄約翰！  
看，這救我女兒的酬報並不過多！  
你得帶了這財富的包裹歸去，  
使你的親愛的和你自己快樂。

“我想留住你，就使說也無效，  
我知道：你的心已向着伊倫去。  
去罷！但要留下你的同伴，  
讓他們再度幾日的歡娛。”

國王所說的話句句都對。  
是的，那勇敢的心已在伊倫身邊。  
他動心地同那公主道別。  
以後向着海，他走上了帆船。

國王和騎隊跟了他向着船去，  
許多“路上好”在空中飛舞。  
他們的眼久久地定住他，  
直到他遠遠地被霧遮住。



那國王又轉身向他說：  
“孩子！關於婚事，我不強逼。  
但是我感激地送給你這些，  
你不得拒絕收受，爲了記憶。”

那國王就開了自己的寶庫，  
之後，他召來了那個僕人之長。  
他裝了一個極大的黃金包裹，  
約翰竟未見過如許的寶藏。

## 十六

那隻帆船載着約翰很快地去了，  
牠的闊大的帆滿張着風。  
他的幻想却去得更快，  
什麼也不能阻止牠在飛動。

約翰的心中這樣地在想：

“啊，美麗的心上的安琪，伊倫我愛！  
你預覺到這樣幸福的命運嗎？  
你的未婚夫正帶着寶藏歸來。”

“完了，當我的歸來的路程完了，  
讓我們做成了一對，在努力之後！  
命運給了財富，還要再給幸福，  
我已不再需要人們的幫助的手。”

“我的主人雖然待遇我太壞，  
我將忘了一切地饒了他。  
這幸福却正是由他而來，  
我得酬謝他，等我一到了家。”

他如此想着，想着許多次，  
也航行得很快，那水上的帆船。  
他的美麗的家還在那遠方，  
牠距離法蘭西國境是很遠。

那個勇士有一次在薄暮的時候，  
他散步于帆船的艙板上，  
他聽到那船長正對水手們說：  
“暴風要來了，看，天那邊的紅光！”

他却毫不注意于他的話。  
高高地飛翔着，大羣白鶴。  
已是秋天的時候，那些鳥兒  
定是從生產地飛來，在空中飛過。

他帶着溫和的鴻聲向他們注視，  
似乎那鳥羣正訴說着好的歌聲，  
告訴他親愛的伊倫和可愛的，  
欠久未見的，匈牙利美麗的家庭。

## 十七

有一天，如天上的紅色所曾預示，  
大風來了，發着驚人的嗚鳴的聲音。  
在暴風的鞭一樣的打擊之下，  
海裏的波浪也掙扎地呻吟。

勇敢的水手們也都受驚。  
仍不息地怒吼着野蠻的狂風。  
並無能從死中得救的方法；  
種種用力的掙扎都已無用。

黑雲起了，世界變成了黑暗，  
天空中驟然地響着大雷。  
電光曲折地閃着，從雲中打聲，  
一道電光將那隻船擊得粉碎。

海上只賸了船骨，飄浮的碎片，  
野蠻的波浪捲去了屍身。  
是否也被殘忘的波浪漂去，  
勇敢的約翰有了怎樣的命運？

啊！他的生命正懸于一根絲上，  
但上帝却將拯救的手伸出！  
上帝的意旨神蹟地將他救起，  
水沫不是他的墳上的蓋布。

巨人似的波浪將他高高地飄起，  
牠的頂端已碰着雲的環珞。  
勇敢的約翰毫不遲疑，  
他立刻用兩手抓住了雲朵。

他抓住了不放，緊緊地堅持，  
用力地掙扎，懸掛在他的上面，  
直到那雲朵迤邐地到了海邊，  
那兒他就放下，在巖石的頂端。

現在，他先誠心地感謝上帝，  
他恩惠地救了他出於死亡。  
他並不歎惜那失去的黃金，  
僥倖，他的生命却未曾毀傷。

他向四面注視，却不見到什麼，  
除了有一隻格力分鳥<sup>(9)</sup>坐在巢裏。  
那隻格力分鳥正在餵牠的雛兒，  
他想着了，他就有了決意。

他掩藏地爬向牠的巢，  
他驟然躍上了格力分鳥的背，  
拍着牠的兩旁——好，穿過了山·谷，  
那隻奇怪的鳥馬背了約翰同飛。



那鳥兒在空中搖擺而轉動，  
想推下他，向着地面擲落。  
牠無效地掙扎，約翰也不讓步，  
按住了牠的身與頸，用了手和腳。

他們飛了多遠，只有上帝知道！  
有一次，在最早的清晨的黎明，  
當太陽正燃繞着第一道光線，  
看哪，反映出他的故鄉的塔影！

神聖的主帝！約翰是怎樣地快樂！  
快樂的眼淚洗沐了他的眼睛。  
那隻鳥兒也因了過度的疲乏，  
牠的顫抖的身子漸漸向地下飛行。

後來，牠在一座小山邊停下，  
已幾乎因呼吸的短促而暈，  
約翰就跳下了，讓牠獨自在着，  
他沈思地走向那鄉村：



那鳥兒在空中搖擺而轉動，  
 想推下他，向着地面擲落。  
 牠無效地掙扎，約翰也不讓步，  
 按住了牠的身與頸，用了手和腳。

他們飛了多遠，只上帝知道！  
 有一次，在最早的清晨的黎明，  
 當太陽正燃燒着第一道光線，  
 看哪，反映出他的故鄉的塔影！

“伊倫！我並未帶來黃金和寶藏，  
但我却帶回給你我的誠心的愛。  
我知道：這已能夠使你滿足。  
啊，繼續得太久了，這痛苦的等待！”

當他一走進了那村莊的界限，  
那兒，在鄰近他聽見了車聲嘈嘈。  
酒桶的嘈雜，車子轉動的聲音；  
鄉人們已在預備收穫葡萄。

他却不注意那些收穫葡萄的人，  
縱在相遇時，他們也不相識；  
這樣他歡快地經過了村莊，  
走到了以前伊倫所住的房子。

在進口的門邊，他的手戰慄，  
因重大的刺激，他窒息地停止前進……  
後來他進去……却並不見到伊倫，  
在廊下坐着全然陌生的人們。

“或者我是錯了？”——約翰那時想着——

他的手就再抱住了門把關門。

“你要找誰呀？”——一種可愛的聲音

來自一個可愛的青年女人的嘴唇。

約翰對那帶聲女人通了名姓：

“哦，親愛的！——太陽已將你曬成棕色？

看，我已不能一見就認識你！”

那個女人喊着，全然受了驚嚇：

“那麼，請進來罷！——爲上帝的愛！

在這兒我可以對你講說一切。”

她引進了他，輕輕地推他在椅裏；

於是她問着，講着，說得很急：

“你竟不認識我了嗎；親愛的？

我在那個姑娘的鄰近居住！

你也常常見過我和伊倫在一起……”

“但你說，伊倫此刻在何處？”

約翰的詢問打斷了這話。

眼淚已正從她的眼裏滴下。

“伊倫在何處？……在何處？”——苦痛的聲音  
親愛的揚啓叔…… 她已在地下！”

幸而，約翰那一刻並不立着，  
否則他或已因這樣的虐待而跌倒。  
怎麼辦？ 他只按住了自己的心，  
好像他願意撕脫了苦惱。

他靜了好久，像石頭樣硬地坐着，  
之後說着，好似從夢中喊出：  
“哦，她已嫁了！ 不是嗎？ 真地說！  
她想更願意有一個地上的丈夫。

“如此，我可再見她最後一次，  
于我是甜美的，這苦痛的喜悅……”  
但他却清楚地看見她的誠懇的臉，  
她的話正是真實地純潔。

## 十八

約翰低了頭靠在桌角上，  
洋溢的淚泉正從他的眼珠出來了。  
他再說着，只能吃吃地說，  
苦痛幾乎將他的聲音全然阻礙了：

“爲什麼我不曾在戰場沒落？  
爲什麼在海中我尋不到墳地？  
爲什麼，爲什麼我在世間還有生命？  
假如有這虐待，這電光將我打擊！”

最後，痛苦已倦于將他虐待，  
似乎在苦工之後，牠需要睡下。  
“她怎樣死去？她爲了什麼死？”  
那個女人就用了下面的話回答：

“啊！她，那個孤女，憑着許多磨難，  
那繼母將她處死樣地虐待，  
她受了許多的不幸的拷責，  
後來竟成了無家的流浪的乞丐。

她也時時渴望地說起你，  
揚啓叔！這是她的最後的一息：  
——揚啓！上帝佑你！如你的愛情不死，  
你將佔有我，在另一世界裏！

這之後，靈魂就從她飛出，  
在鄰近的地方是她的墳山，  
許許多多的人都陪送她去，  
眼淚洗沐了一切人的眼。”

那慫恿的女人說後，就依了懇求，  
立即引導了約翰走到她的墳山，  
那兒，讓他獨自與苦痛同在，  
他流着淚，跌倒在親愛的墳邊。

他想念着過去的，美麗的時光，  
她的純潔的真心燃燒着情燄，  
她的甜美的心；她的嬌媚的臉——  
凋謝了，此刻已在冰冷的地下長眠。

已漸成薄暮了，太陽的紅光，  
此後蒼白臉的月兒也就出露，  
透過了朦朧的霧，悲哀地注視，  
約翰拖曳着，離開了親愛的墳墓。

他又回轉了。有一株小的玫瑰樹  
生長在她所長眠的地上。  
他從那一株樹上採了一朵花兒，  
採後，去了，他又發出幽幽的聲響：

“你從她的死灰中生長，美麗的玫瑰！  
你該是我流浪中的忠誠的小伴！  
在流浪中長行，直到世界盡頭 (10) ；  
直到我所渴望着的死的時間。”



## 十九

在途中，約翰帶同了兩個伴侶：  
一個，是咬齧着他的心的悲哀，  
別一個是：在他身邊的鞘中的寶劍，  
已被土耳其人的血所鏽壞。

他同了牠們走着流浪的行程，  
月兒已改變了許多次面貌，  
冬的大地穿戴了花的春天，  
那時他對心裏的悲哀說道：

“當你已經厭倦于你自己的工作，  
永不滿足于心頭的苦痛的拷打！  
去罷！你可以去尋找更適宜的居處。  
假如你的咬齧不能將我暗殺。

我知道，我的死不會從你而來，  
我應轉向另一種的處置。  
我要向着冒險，向着危險走去，  
我或將得到我所渴望着的死。”

他想着了這，就拋棄了苦痛，  
牠却幾次飛回到他的心頭，  
但是心已關了，牠即刻就飛過，  
只有孤獨的淚滴在眼臉上流。

以後他連眼淚也都流盡，  
只生命留着，沒有美，也沒有希望，  
他帶了牠，他帶了牠走進一道森林，  
走進了那兒，看見了一乘車輛。

那乘車爲一製壺人所有，  
牠的輪軸已經陷在泥中。  
那個製壺的主人鞭擊那些馬……  
那乘車只說着“我真已不能動。”

“上帝給你好日子！”約翰對他致敬，  
他却用膽汗似的眼光相投。  
而且發着怒，不容氣地說：  
“我沒有好日子——那只有魔鬼有！”

“唔，——約翰說——這真是可惱的玩笑！”  
“怎樣不！是可咒詛的沼澤，這一條路。  
鞭擊這些流汗的馬都無效，  
從早晨起，這些車轆就被膠住。”

“好，我能幫助你，兄弟！你且說，  
是向那兒去，在這條街上走？”  
約翰問他，又伸了手臂指着  
穿過森林右面的一條路口。

“在那條街上？你得留意，我說！  
你是向着死去，假如走上了那條路。  
一進去，就永不能再回轉，  
那面的地方是在人們所居住。”

“好的人！那事你只教相信我，  
且讓我們來料理車子的事務！”  
約翰就驟然走近車柱，  
嬉戲地將那車輛從泥中拉出。

有大嘴和大眼睛的人，  
那些實在是不足驚奇。  
到他省語了要誠心地感謝，  
約翰已遠遠地步行于森林裏。

他去了，不久他就到了，  
已經到了可怕的巨人國。  
邊境上有意流汨汨地響着，  
牠的大小相當于其他地方的大河。

有一個巨人衛兵守着邊境，  
那時勇敢的約翰已經看見，  
他舉起了他的眼睛向上，  
裝做他正在望着那高高的塔尖。

當那守衛的巨人一見到他，  
就向他喊着，像嗚鳴的雷響：  
“假如我見到，人就像草一樣躲了。  
我要擦他的腳掌，踏在他身上。”

在那巨人正要壓碎他的時候，  
看！約翰就將那把劍舉起。  
那巨人呻吟地踏着了那塊鐵，  
搖蕩地立不住腳——跌進了河裏。

約翰的頭中通過這樣的思想：  
牠果然遇到了，正如我所願意……  
他，在思想的時候，仍向前跑着，  
在水上踏過了那巨人的身體。

那跌下的巨人不再立起，  
他已經爬到了河的那岸。  
他也已跨過了，舞着劍攻擊，  
熟練地將那巨人的咽喉砍斷。

那個巨人于是不再起來，  
起來守衛他的國家，用了眼睛。  
日月他展列于他的眼上，  
他只空虛地等待牠的經行。

澎湃的急流跑過他的身上，  
他的紅的血就成了牠的波濤。  
約翰怎樣了？是幸福還是悲慘？  
讓我們等一會兒，我們將知道。

## 二十

他不息地走向森林的內部，  
他停留而驚奇，停留了許多次。  
因為他日常所見的那些，  
並不和巨人國裏所見的相似。

在那風景裏有如此的大樹，  
約翰也不能望見牠們的頂端。  
這些大樹的闊大的葉子，  
做一件大衣，只須牠的一半。

那兒的蚊子有這樣大小，  
正像其他地方的牛一樣大，  
牠們成羣地飛向勇敢的約翰，  
他就得用他的鐵劍去刺殺。

還有那白嘴鴉！「呼，那些是！……」  
有一隻棲息在大樹的頂尖。  
牠無疑有兩哩路的距離，  
有那樣大，牠以為牠是雲煙。

他仍流浪着，無限地驚奇，  
有一次，在前面他看見了黑牆。  
是巨人國王的黑塔王宮，  
極黑地立在他的前方。

我不說謊：牠有這樣大的門，  
是——是——恰當的詞兒我說不出。  
但牠的巨大，你却可以想像，  
當然不小，巨人國王所建築。

約翰走到了，如下地沈思；  
外面我已了然，我得去看看裏面！  
他並不注意于嚇人的危險，  
他撞開了那宮門上的關鍵。

唔，在那面當然有所見：  
那國王和幾個兒子喫着，上帝所知。  
他們在喫什麼，你真不能猜度。  
想想罷！——他們在喫着巖石。

勇敢的約翰，當他已經進來，  
他真不歡喜那樣的筵宴。  
那個惡慝的，好的巨人國王  
却邀請他，用了這樣的語言：



‘你來了，好，來與我們同喫！  
否則，你不喫，我們就要喫你！  
不要拒絕！你如反對這乾燥的食物，  
我們要加鹽搗碎你的身體。’

對子這談話的這樣的聲音，  
約翰的意思是不僅以為好玩。  
他用並不膽怯的聲音承認地說：  
“好！這食物稍覺不大習慣。”

但為什麼不呢！我依你的請求，  
我也要喫，加入你們的一隊。  
煩你為我敲碎為更小的塊，  
我只懇求你這唯一的恩惠。”

那國王敲碎了約五磅的石子，  
擺在他的面前，再如下地說。  
“看這些小湯團，你總合意！  
球兒就來了，但好好地喫囉！”

“你自己去咬嚼罷，憑七種聖禮 (1)  
我可以發誓說，我要斃斷牙齒！”  
這時約翰帶着發怒的喊聲說着，  
他又用右手揮起一塊巖石。

那塊大石却擊中了國王的頭顱，  
他從椅中跌下，他的腦漿噴散。  
“球兒噠死你了，——約翰笑着——  
這是最後一次，你請人喫石飯。”

啊，巨人們有極大的苦痛，  
國王已為殘忍的死所擊中。  
他們在悲哀中落下淚雨：  
每一顆淚滴就足以裝滿一桶。

一個最老的哭着對約翰說：  
“饒恕罷，饒恕罷，國王！先生！  
我們奉你為主，假如你饒恕我們，  
我們像奴隸樣地服從你的命令。”



“你來了，好，來與我們同喫！  
 否則，你不喫，我們就要喫你！  
 不要拒絕！你如反對這乾燥的食物，  
 我們要加鹽搗碎你的身體。”

那國王敲碎了約五磅的石子，  
 擺在他的面前，再如下地說：  
 ‘看這些小湯團，你總合意！  
 球兒就來了，但要好好地咬嚼！’

“那位弟兄的意思正是我們的意思，  
啊！ 饒恕我們罷，饒恕我們奴隸！  
——一切的巨人都懇求地喊着——  
奴隸的我們服從你的治理。”

勇敢的約翰就回答說：“好！  
我都接受你們提議的所說。  
但我必須去繼續我的行程，  
你們得再選一人以代我。

你們選那一個，于我不關緊要，  
我對你們只有一句唯一的約言，  
假如我在危險中需要你們，  
許多助我的人必須立刻出現。”

“這口笛，國王陛下！ 牠的聲音  
就是召我們的命令，我們奴隸。”  
那年老的巨人對約翰說，  
再給放在他手裏，一枝口笛。

約翰放下那口笛在背囊裏，  
他正可以驕傲他的勝仗，  
巨人國的人民和他道了別；  
他又走去，帶着幸福的希望。

## 二十一

約翰自己也不知道，他走了幾何，  
但是他的路程愈加向前，  
而這世界也就愈加黑暗，  
有一次他注視，啊！他竟不能見。

是夜間嗎，或是眼睛失了視力？  
勇士約翰這樣地問他自己。  
但並非夜間，也並非他瞎了，  
他已來到了黑暗國裏。

天上沒有太陽，也沒有羣星照耀，  
勇敢的約翰只能摸索地前行。  
在他上面時時有什麼飛過，  
好似空中的一對對翼翅的營營。

但那並非一對對翼翅的嘈聲，  
是一羣女巫們在騎着掃帚。  
黑暗國是那一隊女巫的  
家庭和產業、已經很久很久。

那兒每年有一次全國的會議，  
夜半，那些太太們都騎向那方。  
此刻全隊正都聚集了，  
聚集在那黑暗國中的中央。

人民都騎下了深深的巖洞，  
在一隻鍋子下的中央，有火在燃燒。  
當開門的時候，能望見那火，  
約翰就向着牠很快地前跑。

當他跑到了，那些尖的下頷，  
一切都已在那里聚集着了。  
他用脚尖走到了鑰匙孔邊，  
窺見了可怪的事，他又驚奇着了。

可惡的老婦人們成羣地來，去，  
在那隻鍋裏，擲下而且燒去  
絃人架旁的草兒和貓的尾巴，  
蝦蟆和蛇，老鼠，人的骸骨。

誰能完全講述這連續的故事？  
約翰却已看得很為清晰：  
這巖洞定是屬於那一隊人。  
忽然的思想又來到了他的頭裏。

他正要從他囊中拿出口笛，  
以便召那些巨人回來攻擊。  
但他的手却碰着了什麼，  
他注視，看，那面有什麼東西。



可惡的老婦人們成羣地來，去，  
 在那隻籠裏，擲下而且燒煮  
 織人架旁的草兒和貓的尾巴，  
 蝦蟆和蛇，老鼠，人的骸骨。

在地上有一大堆的掃帚，  
 那些就是女巫們過空中時所騎。  
 他給拿開了，又敏捷地藏了，  
 使那些女巫們不能尋覓。



在地上有一大堆的掃帚，  
那些就是女巫們過空中時所騎。  
他給拿開了，又敏捷地藏了，  
使那些女巫們不能尋覓。

之後他轉來，吹着了口笛。  
立刻那些巨人都在他面前站着。  
“孩子們！打碎那門！快！不要饒放了！”  
他們依了他的命令做，他喊着。

是怎樣的貓的音樂和暴動！  
那嚇壞了的一隊從巖洞跑出。  
她們絕望地尋覓着掃帚，  
不見了：已關閉了空中的道路。

那時巨人們並不休息地坐下，  
狂怒地將一切的女巫捉捏，  
用發怒的手將她們擲在地上，  
她們嘖嘖地像餅一樣地碎裂。

這件事上最值得注意的：  
地上有一次次女巫的碎裂聲，  
天上的黑暗也就時時低減，  
黑暗國已變成漸漸的光明。

太陽已幾乎照耀着滿足的光輝，  
輪到責罰那最後的女巫。  
嗚，約翰却認識那奸惡的婦人——  
正是他的伊倫的繼母！

“讓我自己來捉她！”約翰就喊着，  
扯了她離開那巨人的大手。  
那女巫却從他的手中滑下，  
好，逃了，跑了，急急地遠走！

約翰對那巨人發怒地喊着：  
“孩子！快去這那個地獄的種子！”  
他服從了，一跳就將她捉住，  
擲向空中，極高極高地投擲。

在約翰的家鄉，在那村莊的盡頭，  
那個死了的最後的女巫跌下。  
一切都極不滿意地恨她，  
因了她，白嘴鴉也不鳴着啞啞。

黑暗國光明了，輝煌的太陽  
已照耀着在永久的黑暗之後。  
約翰也舉起了一大堆的火燄，  
都燒成灰燼了，那一切的掃帚。

以後他對那些巨人道別，  
又明告他們以僕人的規矩。  
他們也對他忠誠地發誓，  
於是約翰向左，他們向右而走去。

## 二十二

約翰在他流浪的路上奔走，  
他的心已復原了，離了悲哀，  
他看見了掛在胸前的那朵玫瑰，  
他覺得苦痛已不會重來。

那朵玫瑰花靠在他的心上，  
是他所採來，從她的長眠地，  
假如他沈浸于這朵玫瑰的注視，  
牠能給約翰以甜蜜的情意。

他流浪着。 有一次太陽落了，  
其後薄暮來了，血似的殷紅。  
血紅的薄暮也即漸漸隱去，  
來了黃的殘月，蒼白的臉龐。

他仍走去。一月兒又沒了，  
約翰疲倦地停止于黑暗，  
他垂下頭，靠在一個泥堆上，  
爲了蘇息他自己的極大的疲倦。

他伸展着四肢睡了，他不知道  
他休息的地方是一個墳場。  
古老的墳場：在沒有聲響的地下  
牠的墳墓鬥爭着毀去了的時光。

已到了夜半，是可怕的時光，  
每座墳墓都開了口，帶着怨聲。  
穿着白衣的蒼白的幽靈  
都從墳墓的開口處飛升。

出現之後，牠們立即歌着，舞着，  
踐踏之下：大地發出戰慄的聲浪。  
約翰從夢中暈一樣地醒了，  
沒有跳舞，也沒有歌唱。

有一個墳的幽靈見到了他，  
牠尖利地喊着：“人，活的人！  
捉住他，拿那個大膽的人來，  
爲什麼他竟敢冒險地走近！”

一切世界下的陰影營營地來了，  
嚇人的一羣在他的周圍站立。  
伸着手臂……忽然雄雞啼了。  
因了雞啼，一切都沒有蹤跡。

約翰自己也因雞啼而清醒，  
他的身體也因寒冷而戰抖。  
刺人的風吹低了墳頭草，  
他又步行着，更向前走。

## 二十三

約翰剛登上了高高的山巔，  
黎明正四射着最早的光線。  
啊！紅光中的世界真是美麗之極，  
他驚奇地停住了，向天觀看。

晨星好像已在最絕的死亡中，  
却仍依稀閃耀着無力的光芒，  
最後似乎是呻吟地隱沒了，  
太陽已經光明地到了天上。

牠在牠的金車裏負載了光明，  
溫柔地注視着海中的波浪，  
那似乎已睡在可愛的和平裏，  
靠住了無限空間的撫慰的胸臆。

海是和平的。在金黃的波中，  
有許多五色的小魚戲躍。  
為太陽光線所照耀着的魚鱗  
搖震着，像金剛石一樣地閃爍。

在岸上有一間漁人的小屋，  
一個老人，他的鬍鬚插到膝上，  
約翰向他走去，向他請教，  
他剛要在水裏放下一張網：

“我很懇求你，我的老人！  
請你可否帶我到那一岸？  
我本當付給你，假如錢不缺乏！  
煩你免費替我做，我極心感！”

“孩子！縱使你有，我也不要錢，  
——那漁翁慇懃而溫和地答道——  
深深的海已滿足地給了我  
那微薄的物件，為我所需要。”



但爲什麼你會到了這一岸？  
這是寓言洋，如你此刻所見！  
我也不能帶你到那面去，  
寓言洋也真是渺渺無邊。”

“是寓言洋嗎？”——約翰又說着——  
但是關於這，我更覺好奇。  
凡我所到之處，我定要過去，  
我的最後的方法——拿起了口笛。”

他吹起了。即刻在口笛聲之後，  
巨人已立在他面前聽候什麼。  
“你能夠渡過這寓言洋嗎？”  
假如可以，帶了我過去？”——約翰說。

“我能夠嗎？”——那巨人帶笑地說——  
快！只要爬上坐在我的肩頭。  
這樣！再用力抓住我的頭髮。”  
在說話時，他背了約翰就走。

## 二十四

那巨人不停地涉水走去，  
巨人的脚步一跨有半哩路。  
仍還望不見那面的一岸，  
雖已繼續了三星期，這樣的速度。

在那面遠遠的青色的霧中，  
有一天，看，眼界內有什麼見到！  
“岸呀！”——約翰快樂地對那巨人喊着。  
那個背人的說：“只是一個島。”

“是怎樣的島呀？”——那發問的聲音。  
“牠是仙人國，你總早聽到過了。  
仙人國是這世界的盡頭處，  
跨過了牠，波浪就全然隱沒了。”



那巨人不停地涉水走去，  
 巨人的脚步一跨有半哩路。  
 仍還望不見那面的一岸，  
 雖已繼續了三星期，這樣的速度。

“是怎樣的鳥呀？”——那發問的聲音。  
 “牠是仙人國，你總早聽到過了。  
 仙人國是這世界的盡頭處，  
 跨過了牠，波浪就全然隱沒了。”

“我極願知道美麗的仙人國，  
背我到那兒去，忠誠的奴僕！”  
那巨人答說：“好！我服從你，  
但我警告你，你要毀滅了在那處。”

“要進那門口全然不省力！  
可厭的怪物守衛着一切的門。”  
“這與你無關！背我到岸上！  
走進門去，當然我自己留心。”

他這樣地告訴了那巨人，  
他就不再對他說反對的語句，  
只背了他去，放下他在岸上，  
自己轉身跳進了波浪回去。

## 二十五

在美麗的仙人國的第一門口，  
有三隻長爪的熊凶惡地守視。  
因了約翰的努力的掙扎，  
不久就將那三隻一齊處死。

今天這一次的勝仗已夠了，  
爭鬥之後，他坐在椅上想起。  
明天我再向裏面的門進去，  
我要休息一下，恢復我的氣力。

他怎樣地想，也就怎樣地做。  
他攻擊二門在另一日子。  
他見到了對於他更大的危險，  
守門的是三隻野蠻極的獅子。

他捲起了衣袖在手臂上，  
燦亮的寶劍就跳出來攻擊。  
牠們用了發狂的野蠻自衛，  
牠們的生命却仍然離折。

這一次的得勝使約翰興奮，  
鼓舞起不息的再一次戰爭。  
他揩去了他臉上流着的汗，  
他已漸漸地臨近了三門前行。

僅僅向牠一望，血就冰結了，  
是極可怕的守衛，願上帝保佑！  
那守衛者是一條極大的龍，  
牠的嘴能一霎時吞下六頭牛。

約翰堅定地保持他的勇氣，  
也不太少，他的聰敏的機智。  
他已見到了他的寶劍無用，  
他立刻想着了別種的處治。

那條龍開着牠的怪物的口，  
要捉住約翰，像蒼蠅一樣喫掉。  
對於這樣的攻擊，他又怎麼辦？  
他跳起——直向那條龍的喉嚨裏掉。

在龍的胸膛裏尋覓牠的心，  
尋見之後，他就用寶劍刺進。  
那條龍即刻戰慄地扭動着，  
牠的割斷了的生命飛去而呻吟。

必須將那條龍的身體刺通，  
約翰此時十分努力地工作。  
最後他從幾聲歎息之中爬出，  
他開了那門——看：這是仙人國！



僅僅向牠一望，血就冰結了，  
 是極可怕的守衛，願上帝保佑！  
 那守衛者是一條極大的龍，  
 牠的嘴能一霎時吞下六頭牛。

在龍的胸膛裏尋覓牠的心，  
 尋見之後，他就用寶劍刺進。  
 那條龍即刻戰慄地扭動着，  
 牠的割斷了的生命飛去而呻吟。



## 二十六

仙人國裏的人不知道有冬天，  
照耀着的是春天的永遠的繁華。  
紅色的晨曦永遠在天上閃動，  
太陽也輪流地上升，永不落下。

快樂的運命中的仙人和仙女，  
並不認識死，只爲歡樂而生存。  
他們也不需要塵世的飲食，  
給他們滋養的有愛情的甜吻。

沒有悲哀的淚，但因了快樂，  
仙人的眼睛也常有眼淚傾着。  
深深的大地吸入了這眼淚，  
在地之中心就有金剛石生着。

金髮的仙女拖着她們的黃髮，  
在山下遊戲地，絲線一樣地拖。  
從那些線上預備好了黃金，  
爲了探寶藏者的極大的快樂。

仙嬰收集了仙女們的眼光，  
從這些，他們編織了一條彩虹。  
仙孩也編織了長長的一條，  
爲了做雲的裝飾，放上了天空。

仙女們的牀是玫瑰花做的牀，  
休息于其上，是快樂的醞醉。  
芬芳的南風的溫和的氣息  
營營地撫慰着，以使她們安寢。

仙人國只是這一世界的影子，  
仙人的快樂的夢所指示之處。  
人們在初戀中擁抱的時候，  
那一世界的快樂，他也就滿足。

*Chang-fu*

## 二十七

勇敢的約翰走過了進口的門，  
他立定了，帶着驚奇的注視。  
他的視力因玫瑰色的光而震眩，  
他只膽怯地冒險睜起了眸子。

仙人們並不因他而膽怯，  
向他走近了，有嬰孩似的溫良。  
帶着乖覺的微笑，說着甜蜜的話，  
引導了他到這神話的島的中央。

勇敢的約翰看見了這一切，  
正如喚醒了他的狂歡的夢。  
驟然的絕望捉住了他的心，  
他的伊倫又來到他的記憶之中。

“在愛情的國裏，在歡樂的國裏，  
難道我的一生只孤獨地流浪？  
我帶淚看無論所到的那處，  
是否缺少幸福，在我的心上？”

仙人國的中央有一青色的湖，  
他在悲哀的流浪中到了那地方。  
那朵從親愛的墳上採來的玫瑰，  
他從胸前取出，他又對他講：

“親愛的灰燼！我的唯一的寶貝！  
啊，花兒！給指示一條路，我可以跟隨你！”  
他悲哀地投擲他在波中，  
跟了他，也已在路上了，他自己。

他看見了什麼！啊，是怎樣的奇蹟！  
那朵玫瑰已變成了他的伊倫！  
他發狂一樣地跑進了波中，  
他就從湖中救起他的愛人。



那湖裏的水正就是生命泉，  
 牠的每一點滴能夠復活一切：  
 那朵玫瑰也從她的死灰裏重生，  
 是那水使牠離了死的休息。

在仙人的種族中，在牧歌的一羣裏，  
 在他的親愛的伊倫的可愛的胸上，  
 就是國王陛下勇敢的約翰，  
 此刻仍為歡樂的仙人國的幸福的王。

那湖裏的水正就是生命泉，  
牠的每一點滴能夠復活一切；  
那朵玫瑰也從她的死灰裏重生，  
是那水使她離了死的休息。

就使我能用美麗的字句吟唱一切，  
終不能說明約翰的那種歡暢：  
當久已渴望着的嘴唇沈浸于甜吻，  
當活的伊倫靠住了他的胸膛。

伊倫是美麗的。那些仙女  
都跑向她，驚喜地將她觀望，  
她們立即歡呼地爲王后，  
其時仙人們也宣言約翰爲王。

在仙人的種族中，在牧歌的一羣裏，  
在他的親愛的伊倫的可愛的胸上，  
就是國王陛下勇敢的約翰，  
此刻仍爲歡樂的仙人國的幸福的王。



## 原譯者後記

這一篇作品不必需要長篇的說明與解釋。神話，也像靈魂一樣，是難以解說的。

我們可以看出民衆的幻想有牠的特殊的世界，及由于這篇作品的天才的解釋而表現出了的這樣的世界。當然不會有人從這兒來抽取自然科學上的或地理上的認識。

有幾行必須的小記在下面。

“翻譯是一種和合的藝術。”真是煩惱極的，看到有幾處原文的美麗是不可避免地從手中溜去了。然而在天真的簡樸這一點上，我似乎還能保存着，牠真是原文中最引人處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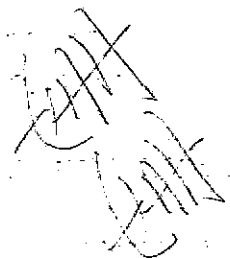
在此不得不特別感謝 E. Fuchs 先生，他的立即的試譯，給我以譯這書的最早的興奮。從他的工作裏，



我也得到許多益處：從他的翻譯裏，我，完全不改地，或有一點小小的更改地，大約抄下七十五個半節以及七十二個韻 (12) 。

這書中的三幅畫係畫家 Álmos Jaschik 所作。

K. De Kalocsay



## 註 解

1. 匈牙利約翰及海倫的親暱名：Janci, Ilno。
2. Fata Morgana：仙女摩格那，海市蜃樓等現象。
3. 匈牙利荒原上的酒店：Čardo。
4. Saracen：屬阿拉伯人，中古之回教徒。
5. Kanaan：即今聖地。
6. Darius：古波斯王，以富著名。
7. Pasha：土耳其上級軍官及首領之稱，在戰事上，以馬尾的多少為表示等級的標記。
8. Kukorica：匈牙利意謂玉蜀黍。
9. Grico：寓言的巨鳥，有鷹的頭，翅和獅的身體。
10. 原譯本作 Monfin'，應譯為“直到金錢用盡”，然而意思不貫，大約這字為 Mondfin' 之誤，所以就改譯如上。
11. 教會中之浸禮，堅信禮，聖餐禮，懺悔禮，臨終塗油禮，聖職禮，婚禮，七種儀式。此用作誓言。

12 本篇節去論世界語之特韻者一節。

## 譯 後 記

匈牙利詩人菲多裴 (Petöfi Sándor, 在英國譯作 Alexander Petöfi) 的事略：先後有沈雁冰先生及馮至先生在“小說月報”上及“沉鐘”半月刊上介紹，又有魯迅先生的關於他的論文和幾首譯詩，所以他在中國，是較熟識的一位。

本篇根據 Kalocsay 博士的世界語譯本重譯，我不懂匈牙利文，真和我不懂俄文而根據世界語譯本來重譯來爾孟安夫 (Lermontov) 的詩一樣；也只能對於世界語負責。

本篇譯完于去年的夏天，因自己的不滿意，改譯一次，又因自己的不滿意，又改譯一次；這已可算是“三次改定本”了。改定後已是一九二九年的八月。本年的世界語大會，定于八月二日至九日在匈牙利的京城 Budapest 舉行，就將這抄好，寄登“奔流”，作為第二十一次的 Universala Kongreso de Esperanto 的一點小

小的紀念。

1929年9月 - 譯者誌。

## 校 後 記

這一本書稿的到我手頭，已經足有一年半了。我向來原是很愛 Petöfi Sándor 的人和詩的，又見譯文的認真而且流利，恰如得到一種奇珍，計畫印單行本沒有成，便想陸續登在“奔流”上，介紹給中國。一面寫信給譯者，問他可能訪到美麗的插圖。

譯者便寫信到作者的本國，原譯者 K. de Kalocsay 先生那里去，去年冬天，竟寄到了十二幅很好的畫片，是五彩縮印的 Sándor Bólatol (照歐美通式，便是 Béla Sándor) 教授所作的壁畫，來信上還說：“以前我搜集牠的圖畫，好久還不能找到，已經絕望了，最後却在一個我的朋友那裏找着。”那麼，這“勇敢的約翰”的畫像，雖在匈牙利本國，也是並不常見的東西了。

然而那時“奔流”又已經爲了莫名其妙的緣故而停刊。以爲倘使這從此湮沒，萬分可惜，自己既無力印行，便介紹到小說月報社去，然而似要非要，又送到學

生雜誌社去，却是簡直不要，于是滿身晦氣，悵然回來，伴着我枯坐，跟着我流離，一直到現在。但是，無論怎樣碰釘子，這詩歌和圖畫，却還是好的，正如作者雖然死在哥薩克兵的矛尖上，也依然是一個詩人和英雄一樣。

作者的事略，除譯者已在前面敘述外，還有一篇奧國 Alfred Teniers 做的行狀，白莽所譯，登在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一本的“奔流”中，說得較為詳盡。他的擅長之處，自然是在抒情的詩；但這一篇民間故事詩，雖說事迹簡樸，却充滿着兒童的天真，所以即使你已經做過九十大壽，只要還有些“赤子之心”，也可以高高興興的看到卷末。德國在一八七八年已有 J. Schnitzer 的譯本，就稱之為匈牙利的童話詩。

對於童話，近來是連文武官員都有高見了；有的說是貓狗不應該會說話，稱作先生，失了人類的體統；有的說是故事不應該講成王作帝，違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為這似乎是“杞天之慮”，其實倒並沒有什麼要緊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員的不同，牠會進化，決不至于永遠停留在一點上，到得鬍子老長了，還在想騎了巨人到仙人島去做皇帝。因為他後來就要懂得一點科

學了，知道世上並沒有所謂巨人和仙人島。倘還想，那是生來的低能兒，即使終生不讀一篇童話，也還是毫無出息的。

但是，現在倘有新作的童話，我想，恐怕未必再講封王拜相的故事了。不過這是一八四四年所作，而且採自民間傳說的，又明明是童話，所以毫不足奇。那時的詩人，還大抵相信上帝，有的竟以為詩人死後，將得上帝的優待，坐在他旁邊喫糖果哩。然而我們現在聽了這些話，總不至于連忙去學做詩，希圖將來有糖果喫罷。就是萬分愛喫糖果的人，也不至于此。

就因為上述的一些有益無害的原因，所以終於還要盡微末之力，將這獻給中國的讀者，連老人和成人，單是藉此消遣的和研究文學的都在內，並不專限于兒童。世界語譯本上原有插畫三小幅，這裏只取了兩幅；最可惜的是爲了經濟關係，那難得的十二幅壁畫的大部分只能用單色銅版印，以致失去不少的精采。但總算已經將匈牙利的一種名作和兩個畫家紹介在這里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

魯迅



1958 三月 册数

勇敢的約翰

1981年10月初版 1—1000



每本實價大洋八角

上海湖風書店發行

